

HUAINIAN YONGYUANDE XIAOPING

怀念您 ——永远的小平



政协广安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政协广安市广安区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怀念您
——永远
的
小平

XIAOPING

政协广安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政协广安市广安区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怀念您——永远的小平

编 者：政协广安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政协广安市广安区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印 刷：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22

字 数：213 千

版 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准印号：川广新出内〔2014〕字第 3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怀念您——永远的小平》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凤成

副主任：贺宗飞 李全富 唐 剑 周兴键 王冬霞
李先林 陈安年 雷小林 雷 刚

主 编：李先林

副主编：陈安年 雷小林 雷 刚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来洪 刘长安 李先林 李现华 李隆清
伍 艳 陈安年 张敬之 段治明 雷 刚
雷小林

编 辑：刘来洪 刘长安 夏兴初 周歧春 蒲 靖
罗志华 罗春林 王明轩 张明奇 吕俊红

序 言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17 年了。

17 年来，作为邓小平家乡的广安人，我们总是怀着无限崇敬与感恩的心情，时时记挂、想念着他。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曾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作出了新论断、提出了新要求，为人民政协理论和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广安市政协作为邓小平家乡的政协组织，是在邓小平同志“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的谆谆嘱托下、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而建立起来的，对邓小平同志更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

今年 8 月 22 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党中央、四川省委和广安市委高度重视，将举办系列纪念活动。乘此东风，广安市政协积极筹划、多方征稿，历时一年，编辑出版《怀念您——永远的小平》文史资料专辑，以此追念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表达家乡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崇高敬仰。

该专辑作为广安市政协响应市委号召，开展“感恩小平·我为小平家乡发展作贡献”活动的一部分，凝聚了全市政协文史工作者的心血，饱含着广安政协人对邓小平同志的深切怀念之情，是献给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的一份薄礼。全书共收集整理有关邓小平同志的文史稿件四

十多篇，其中不乏珍贵史料，相信对学习、研究邓小平及其理论具有一定的资鉴价值。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

广安市政协主席 刘凤成

2014年6月

目 录

十五春秋留美名	蔡世武(1)
伟人风范永世长存	邓欲治(36)
亲切关怀	唐代纯(44)
沉吟渠江	邱 秋(47)
回忆邓小平的接见	邓欲治(61)
邓小平为什么一直不回家乡广安	刘 慧(68)
邓小平百年诞辰推动广安发展	马 福(71)
小平同志的甥舅情	于业大(97)
邓小平与蓬安鸡尾酒	陈人权口述 龙祥云整理(100)
在程村追寻伟人的足迹	陈国富(102)
难忘的邓小平 104 周年诞辰日	曹 馨(107)
难忘的经历、珍贵的照片	钟黎明(111)
我参与保卫邓小平同志	邹朝军口述 丁禹强整理(114)
我为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开馆写新闻通稿	林 明(117)
潇潇春雨寄乡情	兰 勇(121)
拨乱反正挽狂澜 恢复考试选人才	夏孟珏(127)
独撒阳光耀晚霞	柴云振口述 金青禾撰写(135)
改变我人生命运的准考证	陈天宁(147)
感恩小平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	陈学用(151)

感谢小平停止阶级斗争运动	毛熙伦(155)
黑龙江包谷	黎人忠(160)
怀念您,我的好老乡邓小平	李先林(165)
家乡巨变	胡友国(173)
邓小平军转干部政策改变了我一家人命运	蓝江安(179)
申述惊动邓小平	吴希贤口述 金青禾整理(184)
思想大解放 百姓得温饱	夏孟珏(190)
百姓心中的小平	游世定(198)
朝阳寺	向金志(203)
记忆佛手山	郭晓林(205)
南海有个“邻水岛”和“李准滩”	何正华(211)
难忘当年为小平故里捐树最多的那位老人	林 明(217)
我见证的牌坊村变迁	周 杰(226)
参与《邓小平故里志》的编纂工作	黎人忠(244)
岚光树邑话萃屏	张国盛(251)
牌坊村的思念	张国盛(255)
坚守发自肺腑的崇仰	张敬之(262)
从教师工资递增看改革开放成果	彭兴云(269)
邓小平旧居长联面世记	李 刚(276)
父亲的收藏	蒋光平(284)
感谢您,永远的小平!	马黎明(289)
挥泪送小平	邱 秋(297)
难忘的岁月	彭兴建(299)
勇攀神道碑	吴绍模(304)
饮水思源乐奉献 深情缅怀邓小平	尹 康(306)
一往深情歌小平 五副长联颂伟人	李 刚(311)
在诗歌里怀念	侯立新(319)

十五春秋留美名

——记少年邓小平

蔡世武

古城广安 牌坊村邓家添长子

广安，是四川东北部丘陵地区的一个古老的城镇，素有“地枕巴山，城环渝水，东岭茶铁之乡，西溪鱼虾之出”的美誉。渠江自北向东横穿而过，江中滩石星布，江水奔腾，水转流旋，波纹如篆。这里的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四川东北部的主要粮食产区，尤其盛产玉米，故有“金广安”之称。

广安这一名称，取广土安辑之意。始自公元969年（宋朝开宝二年）设置的广安军，领渠江、岳池、新明三县。1283年设广安府，属顺庆路，仍领渠江、岳池两县。1371年（明洪武四年）四川全省尽入明朝版图，同年设广安州，隶顺庆府，领渠江、岳池、邻水、大竹四县。1646年（清顺治三年）四川始为清王朝所控制，政区仍延明制。但由于连年频战，许多地方城廓荒芜，人烟稀少，实不成治。直到康熙中叶，各州县才逐渐开始恢复。嘉庆初年，川陕鄂三省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于1802年（嘉庆七年）在农民起义军聚集的地区，改升达县为绥定府，广安州隶属绥定府下。直到1913年（民国二年），改设广安县。

清末的广安城是一座拥有近两万人的小镇。纵横交错的小街窄巷沿

江而建，街上大多是一些穿料结构的二层瓦屋。渠江流经城边形成一马蹄形回水沱，在此建有一水码头，是广安与外地交往的交通要道。城区中心就建在码头背后的坡岸上。到了夜晚，小城的千家灯火映着弯弯的江水，显得别有一番情趣。

城东南有一座高 70 多米的白塔，建于宋朝。城南的兴国寺，始建于隋，规模宏大。城北紫金山麓的“涵虚园”，为明代户部尚书王德完所建；园内各种奇花异草，清香宜人；苍翠成荫的竹木衬以悬崖峭壁、怪石屹立的山石，使这座园林更加幽静、奇美。

出了城北洗脚溪，沿山而上向北约八公里，就到了协兴场。自清朝同治以后，这里成为一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小场镇。在一条用石板铺成的直街两侧，有一些小店铺，每逢阳历二、五、八赶场，附近的村民多集中在此进行山货、谷物杂粮、药材和油烛等日用品、农产品贸易，一时间也是熙熙攘攘，十分热闹。

距协兴场约两公里的姚坪里（今牌坊村），有一座宽敞、白色、坐北朝南的巴蹄形宅院，周围竹林茂密，翠绿欲滴，与白墙灰瓦相映，使人感到亲切自然。院中是用长方形石板铺成的石坝，沿石坝向下的东西两侧种有桑麻等作物。院子对面是一个不大的池塘，间或传来几声蛙鸣。秋天，院子背后的土丘上长满了柑桔，一片金黄。沿土丘下来是一条小溪，碧水潺潺，长年不断。院子四周是梯田和坡地，种满了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在田边地头也种植有桑树和核桃，好一片和谐、富裕的田园风光。

1904 年 8 月 22 日（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依旧是万里晴空，在这个宽敞的庭院内似乎有一种不安的气氛。一个 30 岁左右的青年汉子烦躁不安地时而在院中踱步，时而蹲在石阶上盯着院中匆忙进出的女人们。他感到这几年来事情颇不顺心：

县城里已经盖起了第三座外国教堂，信教的乡民越来越多，尤以不务正业的地痞恶棍为甚。他们依仗在教，横行乡里，民风累日堕落，以

至官府不能为之伸张。六年前观音阁教堂被愤怒的乡民焚烧，结果竟累及官府，株连乡党保长，至今才刚刚平息。每想到此，他心里感到一阵阵愤懑。

站起身来向协兴场望去，街上已经没有往日赶场的热闹气氛。洋纱、洋布、洋油、洋烛已经从重庆冲击到这个小小的场镇，土纱、土布卖不出去，桑麻之利越来越薄，原计划合办的丝厂也只好暂时作罢。加之从五月以来一直没有下雨，谷子只能收三成，更难有余资去扩大经营了，粉坊、酒坊的生意自然要受到影响。

他想到这里，又抬头望望天空，依旧是万里晴空，时而有几朵浮云飘荡在天际。他叹了一口气，觉得自己似乎老了，近几年少了许多自信和力量。随着这种感觉的出现，内心中的企盼就越发强烈起来。他大步走到左边一排横房子的廊下，向一间厢房中张望着。

只听“哇”的一声，房中传出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它宣告了邓家第二个孩子的诞生。这清脆的哭声既给他带来了喜悦，又增加了几分犹豫和迟疑。这时，从屋里走出的接生婆边挥手边喜滋滋地告诉他：“恭喜了，大少爷，是个男娃。”

这一消息扫去了刚才的愁云和愤懑，未及道谢，他大步走进房内，直奔床前。这是一张刻有龙凤图案的紫红色雕花木床，床上躺着产后虚弱的女人，她同样十分高兴地把哭泣着的婴儿递到丈夫的怀中。青年汉子接过婴儿，紧盯着孩子那细嫩滋润的面颊，嘴里喃喃地说：“儿子，我的儿子。”然后，他把婴儿重新放回床上，走出屋来。

一时间，他身上又重新恢复了自信和果决，站在廊下，他吩咐帮工马上去淡家坝的岳父家报喜，并按照乡俗准备酒席汤饼打三朝。然后，来到正房堂屋内，在邓氏昭穆的神位前燃香，心里暗暗祈颂：列祖列宗在上，绍昌今得一子，邓家有后了。祖宗在天之灵，保佑他长大成人，光宗耀祖，重振门庭。

在20世纪之初，在这个位于重庆东北100多公里的偏僻山村，邓家

大院诞生了一个男孩，邓绍昌（字文明）有了一个儿子，他本能地对儿子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期望这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将来能振兴祖业，光耀门庭。尽管他自己还是一个青年。按照邓氏家族谱系的字辈，这个男孩谱名为邓先圣，以后又起学名叫邓希贤。20多年以后，当他投身于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之中时，自己改名为邓小平。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对所有已婚男子来说，得到一个儿子无疑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他有了血缘、姓氏和财产的继承人。同时也是他对祖先对家族和家庭应尽的一份社会义务，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的男人宁可娶几房妻妾来完成。邓绍昌虽然在成都法政学校读过几年书，接受了一定的新式教育，但他同样企盼着儿子的降生，而且应当说这种企盼是十分强烈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本人是三代单传的独子，经营着祖上留下的一份相当不小的家业，更主要的是20世纪初的动荡年代，使邓绍昌深深感到光复祖业、重振邓家门庭责任的重大和自己的力不从心，他迫切希望通过下一代来实现。

平心而论，邓绍昌比他的祖父邓心早、父亲邓克达要能干得多。他除经营着200多挑田地的祖业外，还间断地从事一些酿酒、粉坊和缫丝生意；他上过新式学堂，有时还到协兴场新式小学堂去教书。同时，他还是全国范围的秘密反清组织“哥老会”的成员，是广安“袍哥”的小头目，在协兴场一带颇受乡民的尊敬，有着相当的威望。然而，正由于此，在他那半新半旧的思想中，在他那自信的性格中，先祖的赫赫功业激励着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鼓舞着他。他不满足于眼前得到的一切，甚至不满足协兴、广安这块土地，他希望建立更大的影响和权威。但是近几年来，他脚下的这片古老的土地也开始动荡起来，乡间的权威开始受到外国传教士势力的挑战和破坏，他的生意和生活也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冲击。他本能地感到了一种古老传统的没落和新的力量的崛起和挑战，然而却无从去掌握这种新的力量。这使他

感到愤懑，也对自己产生过犹疑。然而今天，当他的儿子出生后，他似乎看到了一线光芒，捕捉到了他的力量和希望之所在，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像先祖那样建功立业，希望儿子能超过先祖成为“贤才”、“人圣”。“邓希贤”、“邓先圣”这个刚刚落地的婴儿的名字包含着邓绍昌的苦心 and 希冀。

父母贤德 美名流传协兴山乡

邓绍昌大约出生于光绪初年。当时其父邓克达和其母戴氏都已年过40了，这个年龄得到一个儿子，按照传统的看法，可以说是老来得子，更何况是唯一的儿子。所以邓绍昌从小就很得父母亲的疼爱和三个姐姐的照顾。当他12岁时，邓克达去世。戴氏独自承担起家中的担子，并把邓绍昌送到成都法政学校去读书，希望儿子能求学取仕，为日益清寡的邓家争光。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一切都在动荡之中，传统的、旧的东西正走向没落和死亡，而新的、进步的东西尚未有足够的力量确立和巩固下来。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科举道路已经被堵死了，经过一番新学洗礼的邓绍昌未能找到他的位置，尽管十分不情愿，也还是回到了家乡成家立业，成为邓家新的主人。

在邓绍昌回到家乡后，母亲戴氏和亲友们就开始帮助张罗亲事。经过选择和例行的乡间手续之后，在邓家老屋举行了婚礼。邓绍昌的妻子淡氏，出身也是广安世家，祖辈曾任过知府，门第相当。结婚时带来了很可观的嫁妆，尤其是那雕龙刻凤的紫红色大木床，更是引人注目。

一年之后，淡氏怀孕了，生下一个女孩，取名为邓先烈。又过了二年，淡氏生下了邓家第一个男孩邓先圣。以后的几年，淡氏又相继生育了次女邓先珍，次子邓先修和三子邓先治。1926年，淡氏病死。以后，邓绍昌又娶了夏伯根为妻。

邓绍昌在有了一个儿子——也就是邓家的血缘得到延续，财产有了

继承人之后，他开始把精力投注于社会活动之中。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了相当多的物质条件，不需要为衣食温饱而奔波。邓绍昌在广安也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富裕的中等地主，他雇有两个长工，每年有 200 多挑租谷的收入，而且还间断经营着酿酒、粉坊和缫丝等生意。所有这一切他的母亲和妻子就完全可以料理了。更何况他对这些事情也缺乏兴趣。他的兴趣在于社会活动，希望能干点事业出来，哪怕是在协兴乡、在广安县。邓绍昌早就参加了“哥老会”，是“哥老会”在协兴乡的小头目。“哥老会”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在四川近代史上，它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有着相当大的作用和影响。从 1863 年到 1911 年在四川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中，“哥老会”起了十分突出的作用。特别是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全川许多地方的武装起义，都是由“哥老会”直接组织发动的，其领导者和参加成员也多是会党分子。

在这种情形下，广安的“哥老会”也同样是当地相当大的政治力量。广安的“哥老会”组织有“仁、义、礼、智”四个堂口，其中仁、义两个堂口的成员大多数是地主、士绅一类人物，势力最大，属于“哥老会”组织的首领。广大农民和城镇下层群众只能参加礼、智两个堂口，人数最多。广安的“哥老会”在 19 世纪末全川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中，也进行了英勇的反抗。

西方宗教势力侵入四川由来已久，最初是法国天主教。到 19 世纪中叶，法国天主教会在成都和重庆分设川西、川东两个特区，其中川东特区负责川东 36 县教会活动。1869 年，法国传教士让·博帕斯在广安建立了天主教会，很快建起了第一座外国教堂，不久广安就成为川东北地区有影响的天主教中心，拥有近千名天主教徒。1891 年重庆开埠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政治、经济势力侵略的加剧，各国宗教势力也进一步扩张。到 19 世纪末，全川 138 个县城都有教堂，广安县境内有三处外国教堂：县城内的北仓沟、城东观音阁和城南甘溪场。教会、教堂和传教士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它们到处强占土地，修建教堂。同时进行封建的地租剥削；利用教堂进行洋货走私。教会还接收一些流氓恶棍入教，这些人在外国教会的庇护下，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而且，教会还包揽诉讼、役使公堂，破坏法律和乡间秩序，纯朴乡民深受欺辱。

由于外国宗教势力的种种侵略活动，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外国宗教势力成为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反对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四川人民先后举行过多次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起义。1898年，在余栋臣领导的大足县人民反洋教起义的鼓舞下，广安“哥老会”也积极行动起来，将平日作恶多端的城东观音阁教堂一举焚毁，为长期受欺辱的广安乡民出了一口恶气。到了年底，清政府派重兵围剿余栋臣率领的起义军，起义失败。广安州署白椿召集乡绅商议，最后拿出2400两白银作为赔偿，但法国传教士坚持要求惩办这次焚烧教堂的组织者，致使一些乡绅的“哥老会”首领受到株连，此事拖延了几年才得以平息。

年轻的邓绍昌是这次行动的积极参与者，虽然他躲过了最后的株连，但却使他深深感到这种激烈的对抗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同时也加深了对清朝政府腐败的认识和失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他似乎找到了解除困惑与失望的办法。作为协兴场的袍哥首领，他要与洋教势力对抗，建立已经被抛弃的乡俗权威。还要发展教育，尤要发展新式教育，培养出一批懂得洋教和一切洋知识能与洋人论理的青年娃儿。于是，一个成熟的汉子在协兴场这块古老而偏僻的乡村产生了。

他经常出现在茶馆、酒肆，不是为了去喝茶饮酒，而是去倾听佃户、短工、轿夫和苦力的忧愁痛苦，去排解他们的纠纷，充当一名权威的调解人。

他仗义疏财。只要别人遇到难处，求他帮助，他总是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慷慨解囊，乐善好施，这样下去家中的日子过得并不怎么富裕。于是他自己尽量节衣缩食，当他在外面办事需要食宿时，往往是精打细

算。有时在酒肆、饭店吃剩下的饭菜，他吩咐伙计不要扔掉，放在一旁，等下顿再热了吃。

他办事公正，主持正义，讲话直率，谈锋犀利，愿意为贫穷人打抱不平。利用他的社会影响，他往往成为穷苦农民的代言人，也成为官家办事不可缺少的臂膀和依靠。慢慢地他在乡间建立了一种权威，一种为人所尊重的权威。

他关心乡村的教育，自己有时也到协兴小学堂去教书，当一名临时教师。他认为：在现在要真正学到一点本事，非要到大地方像样的学堂去读书不可。他殷殷寄期望于自己的长子，送他到协兴小学堂读书，即将毕业时又托人送到县立高等小学堂插班学习。当他得知重庆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通过学习，可以到法国半工半读留学时，不顾家里亲人的极力反对，毅然将年仅 15 岁的长子邓小平送去读书。一年后又将儿子送上自费留法学习的轮船。

他在外面很宽容和善，在家里却很严厉，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其家长的权威。对子女们尤其严格，近乎过于苛求。邓小平在协兴小学堂读书时，有一次学业考试，因为连续几天生病没有能去上课，考试成绩列在第二名。邓绍昌闻得此事，异常生气，回家后将儿子狠狠打了一顿，直到邓小平的祖母出来解围才罢手。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统治中国几百年的清王朝被推翻了，这对经历过保路运动和反清起义的邓绍昌来说是预料之中、渴望已久的，他认为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有几分淡淡的喜悦之后是更多的企望和关切，希望中国能从此开始走向强盛和稳定，新的政府能有效地进行管理，建立新的秩序。然而，事实却是一切依然如旧。广安几座教堂依然耸立在那里，每到礼拜之日，钟声荡荡，向着这几千年来平和寂静的古老土地冲击和挑战，而走向钟声投入上帝怀抱的人似乎越来越多。百姓们的生活依然贫穷。所不同的是，一下子多出了许多军队，整个四川陷入一种军阀混战之中。大小军阀之间，各军阀派系之间

互相争斗，抢夺地盘，位伏抓丁，派粮催款，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与此同时，盗匪横行，杀人抢掠，无恶不作，实际上是兵匪不分，皂白难辨。今日是匪，明日也许成为兵。明日的兵，后日又变成匪，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稍有产业者，今日被派款，来日又催粮，负担累重，生计日坠，时时还要提防土匪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邓绍昌认识到，维护乡间的秩序，保证协兴乡、广安县的相对稳定与安全，不仅是一种感情、意气和自身权威的需要，更是一种生存的需要，于是他开始谋求致力于地方稳定的现实途径，同时也是进一步实现他在家乡干些事业的抱负。

对邓绍昌来说，一方面，作为“哥老会”在协兴乡的首领，他所辖区会众在增多，他的领导基础在扩大；同时多年来他苦心经营在乡间所建立的权威形象，这时也显得十分突出和重要；另一方面，由于他在乡村的权威地位，使那些盘踞在广安的军阀对他也不能小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借助他来维持这一地区的统治。这样邓绍昌在广安继续从事社会活动，与以前不同的是他已进入中年，更加成熟和自信，成为广安团练头目，又有了公开的社会职务。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邓绍昌曾先后担任过协兴乡团总、广安县团练局长、八县联防副指挥等职。其中1928年2月至1929年4月任广安县团练局长。他蓄着弯弯的八字胡须，威武有力地奔走各地，充当地方保护神的角色。乡民对他一般是敬而远之，这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对他的威严的承认和尊敬。

1924年初，川军第十一师师长罗泽州率部赶走了陕军刘善宝的军队，开始了他在广安长达7年之久的统治。罗泽州驻防广安后，大肆搜刮民财，肥私利己。他搜刮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是征收捐税。当时广安有各种名堂的捐税，如田赋、房地产税、契纸税、屠宰税、百货厘金、房捐、花捐、筵席捐等等，总之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征收捐税的机关，有征收局、护商事务所、烟酒公卖局等。这些机关，到处设置关卡，遇事勒索，无孔不入。而且，有时在完成每年的粮税之后，还找